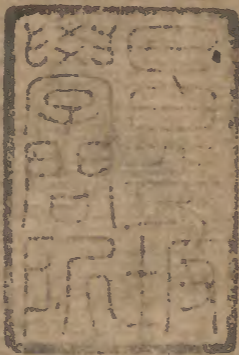


續通鑑綱目

宋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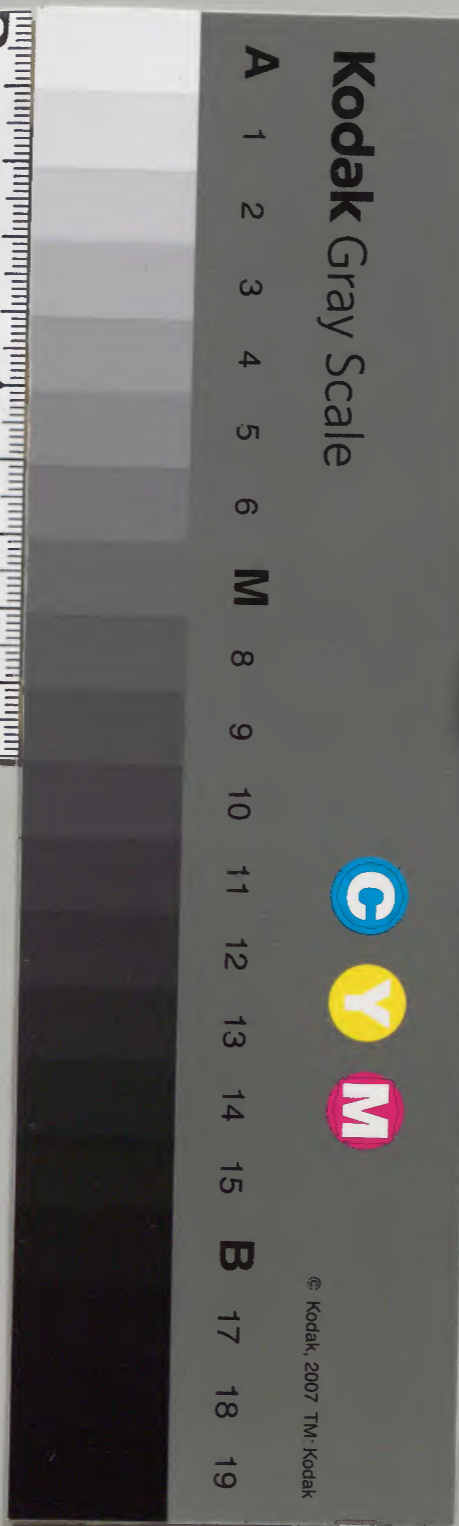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八	二	二
八	〇	九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四	一	書	
函	〇		
六	八		
架	七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7
冊數	28 (13)	
函號	284	6

十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淺草文庫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
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凡七年

紹興元年金天會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

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
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
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
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

未幾復

陷筠州

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發明

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

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而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檜狎邪小人初無過人之德因主和議虜縱之還其罪固不可原者頃因高宗無識擢為參知政事蓋參政宰相之漸檜何人而宜居是任乎是乃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矣其不覆人之家國者幾希自是而為參政自是而為宰相自是而主和議自是而

沮戰功然則貽禍不亦大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其亦履霜之意云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群盜皆

遁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

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
 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
 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
 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
 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
 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
 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
 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
 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
 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
 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
 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發明

兵不貴多而貴在於得民心將不貴
 勇而貴在於得賢人苟不得民心則

雖貔貅百萬而前徒為之倒戈苟不得賢
 人則雖猛將千員而血流為之漂杵上書
 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
 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
 而俊飛不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刺之君
 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没人善之深意
 也

金人陷鞏洮諸州

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
 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捷懶北遁

榮本梁山灤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社
克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
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
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
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
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
夫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
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
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
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秦州。

發明

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
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

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衆。擊敗金
虜。俘馘五千餘人。顧不偉哉。書之足以見
中國之遺烈。雖微而賤者。尚有忠君愛國
之心。而能破虜數萬之衆。撻懶爲之北遁
焉。其攘夷狄安中國之義。蓋
亦表表者矣。故特書以予之。

張浚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
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
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
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謚
曰昭慈獻烈。

金襲西遼曷董城不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湘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玉寶

發明

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絕而能克復舊物功光祖宗業垂後世如商之高宗漢之光武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徽宗之子乘亂即位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雖為宗室崛起草萊之比况嗣統至是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作中興玉寶寧無愧於心耶用是而觀則其自足苟且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特

書于冊深
譏之也

廣義

高宗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遏絕亂
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

于冊為
宋幸焉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

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
眾數萬皆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
豫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
曰吾與汝同盟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

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
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廣義

分注載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
嗚呼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事付飛而

不為讒間所沮則金虜不
足平矣豈特江淮諸郡哉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
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
誘宋逋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今詔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今詔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廣義

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注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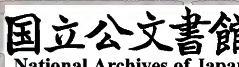
載其實者于以見天俾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藉况而天其肯負于太祖邪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奏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



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
 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
 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
 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
 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
 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
 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
 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
 莫不痛惜之軍士
 悵恨有叛去者

發明

殺殺無罪也浚前以讒間而貶曲端
 此以讒間而殺曲端則其專輒無君
 之心著矣用刑之道當循至公當殺而不
 殺則其政刑為有虧不當殺而殺之則其

政刑為有濫曲端無罪何故殺之蓋由積
 忌之心勝則其政刑為逆施前既貶而黜
 之矣此復執而殺之抑可謂之公議乎噫
 魏公忠義之心確乎不拔無可擬議獨殺
 端一事甚累盛德豈非君子時有不仁者
 哉書殺曲端而不去其官既以明端之無
 罪又以著浚之膺
 殺也其旨深矣

廣義

大抵老成謀事之言不取信於事始
 之日每見信於事畢之時觀夫曲端
 為都統制而告浚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
 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
 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
 可斯言也何其老成而善於料敵耶可謂

以全取勝之術也夫何浚積前疑承制貶
端至其喪師冒平乃思端言不啻契券之
符然而召還復其官固為當矣柰以中無
所見聽讒殺端果何理哉綱目於張浚不
銜而於端則書其官者所以不與浚殺之
也雖然端亦不能無罪焉建炎二年十一
月婁室陷延安何其急也端與王庶不協
而逗撓不進其有愧于廉藺賈寇也多矣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
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亦引疾辭
去

發明

伯彥朋姦誤國罪不容誅茲既貶黜
甫免典刑幸也復薦用之豈其宜哉

張守以正直存心而其薦賢僅若此類則
識趣卑陋甚矣使非沈與求之糾劾高宗
之悔悟則小人之禍未已也故夫書既而
罷之嘉能悔也書張守免著可免也吁

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

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帝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
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
可行也帝問
乃有是命

廣義

高宗既相秦檜則中
興之業自此喪矣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發明

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續孟氏之功固非士之隨世就功名者比也然終於擯棄以沒其身至是詔贈官爵加以褒稱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竊深然之

復脩日曆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
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
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
帝從之卽
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發明

是時盜賊縱橫夷狄跋扈長星之見
天戒昭昭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
分注畧不見其言事之臣此必當時虛應
故事無聽言之實故綱目亦不得而存之
耳書此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
懼之意也雖欲中興其可得哉

○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

明沙獲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
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
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
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
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
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
諸行在餘
黨悉平

發明

殲盡之也如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
言盡殺其衆也蓋誅亂討逆王者之

師不嗜殺人王者之將彼悖逆之罪雖大
不過誅其首惡撫其餘衆而已何必逞忿
盡殺然後爲快乎漢之鄧禹宋之曹彬皆
稱仁義之將者由其不嗜殺人故耳王德
驅其生靈陷於鋒鏑惻隱之心安在
哉故直書殲邵青之衆以著其暴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

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
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
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

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
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
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鵲折
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鵲折合
先期至陣比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
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箠關玠
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
角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
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
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
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
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

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比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廣義

川蜀富饒金人朶頤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辨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

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發明

徽宗之時東南困應奉之擾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亂浸不能支高宗中興鑒前事之失正收人心之時也今以椿辨合用而置見錢關子州縣以關子免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自是人皆嗟怨江左沸騰噫欲收人心之時而行失人心之事其可謂之善理財者乎直書曰初蓋譏之也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

忠副之

辛金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庚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温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雷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擄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廣義

逆豫所為不過踵石晉之醜行耳君子於豫乎何誅

壬二年金天會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强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

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廣義

分注云以降盜崔增等爲之蓋增雖降恩信未深况其狼子野心乎于時秦檜又知樞密倘觸事而發爲禍不小此舉失矣

帝初御講殿

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發明

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矣帝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茲能初御講殿是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意也高

宋於兵亂倥偬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人君而不好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特書曰初深予之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

明襲殺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霍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

州

河南鎮撫使霍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珠代

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珠嗣職

夏四月以霍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
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

事開府鎮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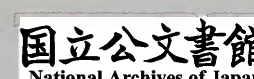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
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
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
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七十餘人
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
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燮楊沂中
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
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
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
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
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
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
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
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
殆盡賦歛煩
苛民不聊生

發明

豫既立為齊帝綱目止斥其姓名者
不予其為僭國也豫既遷都汴京綱



目止書其徙居者不予其都汴京也書法
如此然後君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上
下之防嚴矣

廣義

逆豫臣事夷狄竊據中原罪不容誅
矣况汴京實祖宗興王之地今其後
嗣不綱雖失舊物天亦未厭其德方且延
其祚於南渡夫何逆豫昏狂不自揣度乃
竊尊其祖考盜置神主於宋廟欲與太祖
比肩何其不知量耶且太祖以唐明宗所
祝應期而生則知天鑒厥德付托不淺雖
曰篡周况其修德行仁澤潤生民豈妾婦
狐鼠輩之可擬哉今天動威以彰逆豫之
惡正所以明祚宋之意也孰謂天人相去
之遠而可忽哉後之欲竊人士
地而私其所尊者蓋亦鑒此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
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
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
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
飛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
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
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
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
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

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以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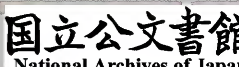
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育太祖後子侑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慮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龔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禪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



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步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嬖好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玖命才人珠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發明

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尊杜后之命舍子而立太宗萬世之公義也

宋感章聖之言割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法也嗣是而後漢乎無聞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劉文安公有言金會粘罕生而腹下有癥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寃也此其引野史之詞雖云誣罔亦足為證今高宗納婁寅亮之言即選太祖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故綱自特揭而書之以予其存厚也

廣義

孝宗之立實天使之然也上天之眷實太祖有以致之也孰謂人君修德不可以延國祚耶書曰非商求于上天惟天祐于一德此之謂歟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王德

追延壽至建平誅之

頤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

延壽叛遂稱疾不
進尋召還行在

廣義 趙延壽降盜也豈懷仁秉義者哉書
曰叛曰誅者正名定罪也曰順浩亦
有罪乎曰輕信人言惡得
無罪但薄乎云爾而已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
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未嘉若將休息者忽
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
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年
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
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
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

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
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廣義 不書曰罷翟汝文而書曰翟汝文罷
者明罷由汝文以見其非檜黨也其
予之之意深矣

孔彥舟叛降劉豫

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

程瑀等二十人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

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計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

續綱目卷之三十一 宋高宗皇帝 三十一 秀

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

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盖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可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

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發明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蓋勝非狎邪小人注黃餘孽眾人之

慮但知暴虎馮河為可避而不知喪國亡

家為可憂安國等極言其姦以明勿用而

呂頤浩方且曲為隱蔽指為黨類同日貶

黜臺省一空嗚呼當亂離之時正用賢之

日而乃進一小人退眾君子果何謂乎宋

室誠猶厭厭垂絕之人加之以虛庸尚恐

弗愈矧又飲之以醜毒烏能久哉此由高

宗中心無主樂於欺已知有願浩勝非而

不知有安國程瑀也若高宗者誠亦可謂

寄生之君耳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撻懶陰縱其還

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闖知其實自時

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

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為荀文若况文若

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

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

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

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

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

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

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以孟廣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居正願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

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密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即以此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發明 甚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為車以邪捷為途以似忠似信而沽名以偽言偽行而欺世心術反覆險如山川智謀陰密詭如鬼神噫可畏哉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王衍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

續編目錄卷十三 宋高宗紀卷之五 三 三見光

他日之得志後用之而為唐害信乎小人不可不防於其始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為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遷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此綱目惡惡之深意

廣義

分注備載檜賊姦狀固無深識遠見方之李林甫盧杞殆不能及其曾中之策不過主和議以定南北耳高宗以南北人一言折倒蓋可知矣書曰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其亦著高宗之幸焉

彗星見赦求直言

發明

前書長星見詔求直言此書彗星見赦求直言則帝之敬天警省之心庶幾無愧耳然而兩書求言卒未見其言事之臣聽言之實則高宗虛應故事從可知焉於戲天之災變本為愛君君之遇變貴乎修己高宗忽天變而不顧輕人言而不恤視災異而為玩畧無一毫省已責躬之實則天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後之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天變為警而以人事為責哉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悉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
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
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
營候者調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
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
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
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
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
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
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
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

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
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今南北
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
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
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
沒喝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
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
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
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
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
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
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
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宋越

綱目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發明 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故特謹而書之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

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廣義 耶律余都者遼之親戚也叛遼降金且為鄉道以滅遼今其謀反見殺無

乃天報之歟曰然則夷狄之國何以削其官而書謀反伏誅乎曰削其官者明余覲之義絕於遼也書謀反者誅其無君之心也書伏誅者定其叛逆之罪也綱目不以夷狄而廢春秋之法垂戒亂臣賊子也

○冬十月禁私酤○遣官禘享于温州○十一

月李綱至潭州湖南群盜平

綱至潭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柔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號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

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

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發明

君子之言淡若水飲之無味用之有餘小人之言甘如醴飲之有味用之

不足李綱之在湖南力陳恢復之計姦臣頤浩從中沮之諫官徐俯附會劾之噫小人之禍至是復甚矣雖然高宗值天步艱難之時正渴於求賢之日而乃信小人以罷君子謂之得計可乎且念李綱甫至潭州湖南羣盜悉平不賢而能之乎高宗何故信讒之易而疾正之深耶綱目直書罷湖南宣撫使李綱而不去其官則其義蓋

可見矣

廣義

大抵白日麗空則妖魔潛伏陰霾夜塞則魍魎肆興汴宋當屯剝之世而有金虜之難羣盜之雄故高宗見迫于金虜如越如温在明在杭居于海舟泊于港口若羈旅遁逃無時休息羣盜又乘時竊發各據疆土向非李宜撫諸公討平之力其禍非小今其所言實固國之嘉謀是何縱暴無善狀乎若願浩者是誠無善狀者也嗚呼高宗信讒而罷斥忠良則彼荆湘之保障其自壞夫君子於采苓青蠅之詩不可以不講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願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發明

是時天下已亂惟東南數郡迄為小康然且盜賊縱橫人心惶惑此正兢業保民內修外攘之時也夫何軍用不足創取月椿大為東南之民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相君謀國不臧而行厲民之政豈不失天下仰望之心哉然則呂願浩朱勝非為國憂民之心亦未矣直書曰初蓋譏之也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
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
之而以濬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略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發明 曰舉兵復熙鞏所以予倡義也自我
狄亂華生民塗炭君父蒙塵弗克雪
恥此華夏之大辱臣子之至恨也師古舉
兵遂復熙鞏其可謂能知事君之義者矣
故特表而出之

癸丑三年十一月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穎昌

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宣撫使

發明 自胡羯交亂車駕蒙塵未聞遠近有
勤王之師獨李橫前書擊霍明以復
桑仲之讐至於劉豫叛逆金兵屢侵惟李
橫奮義數敗其師今又舉兵伐金雖卒不
能進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
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尔書法若此
其為斯世勸也亦多矣與
晉書張寔將兵伐漢義同

賈言

詔春秋望祭諸陵

發明

是時金虜雖強然而謀臣戰將踰於曩時堅甲利兵多于往昔况虜人屢挫心頗惴恐此誠復中原雪讐耻之日也高宗不能奮有為之勢但見日南至則遙賀二帝至春秋則望祭諸陵或朝享神主于壽寧或遣官禘祭于温州而徒飾以虛文甘於忍辱可哀也已雖然人君當勉於自強勇於修己惟義是從雖得失利害有所不計豈有畏縮苟免偷安姑息者尚可責望中興之道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吁惜哉

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

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

秦瑞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棋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

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手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

墮溪澗死者不可深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于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權邦彥卒

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發明

邦彥之在政府，碌碌無所建明。况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此皆小人之所為，故卒而削去其官以貶之。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

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平驪。

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

發明

觀李橫之晚節末路，未有成功，而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於此。故綱目大書傳檄收復東京，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戰而敗績，義何虧乎？春秋之法，以者不以者也。以金人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平驪，岡是也。往戰者，罪在內進兵擊遼，是也。劉豫叛宋降金，今又引金拒宋，書之曰以可勝誅哉。

○夏四月，劉豫將童震以魏州來歸，李成復寇。

陷之。○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瓌會兵討之。

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瓌會兵討太。太又名公，蓋楚人。謂年少者爲公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附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

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今帥其衆寇通泰州。

發明

董震，豫將也。其降宋，則書來歸而不而不書降。何者？董震背夷，即華舍逆從順，是能知向義之方，故書來歸以予之。徐文背華，即夷舍順從逆，是不知向義之方，故書叛附以貶之。嗚呼！綱目逆順之勢定矣。君臣之義明矣。內外之防嚴矣。其旨微矣。

廣義

前之所謂置御前忠銳軍者，文在其列也。且以盜來降而用之，以成功者，自昔有之。今文以盜來降用之，似矣。又信讒而襲之，果何義哉？孔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高宗有昧於此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詔李檜等班師

還鎮禁邊兵侵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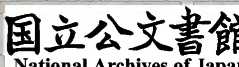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發明

謙自僭立恒斥姓名此何以稱齊罪宋也劉豫宋之叛臣稱兵犯順法所當討女真宋之世讐憑陵中國罪所不原而乃以和自愚卑禮厚幣詔諸將班師禁邊兵侵齊是蓋忘金之大讐縱豫之大逆父兄毋妻久陷虜穴中原赤子久汚腥膻寧忍置之度外而忽不之慮乎噫高宗誠無人心者苟有人心必於焉而變矣安肯行姑息之政而至於如此哉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岳飛討江廣

群盜悉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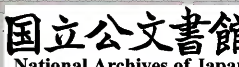


時虞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廣義

仁哉武穆之心也然為將而有功能者孰不欲肆其攻畧之心耶求其不

嗜殺人而推其一念仁民之心者百無一二二其在東漢則有鄧禹在宋初則有曹彬故其累世顯榮貴及椒房陽施陰報毫髮不爽今武穆之功固不在鄧曹之下而其心即鄧曹之心也嗚呼鄧曹名顯當時福垂後裔武穆身死姦賊禍延子姓天何厚於鄧曹而薄于武穆耶曰不然忠臣為國視死如歸禍福非所計也况鄧曹武穆所遇之主不同當夫高宗南渡之日身命宗桃危如一髮百姓所恃者武穆也金人所憚者武穆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



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八月翟琮棄軍奔

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球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栲有罪金人殺之

栲與駙馬劄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栲等被誅

發明 沂王何以書有罪原情也。栲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不幸身為降虜，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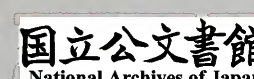
之耻，而乃無故告變，欲害父兄，其惡甚矣。故特書有罪，以示貶。然分注以按問無實，

栲等被誅為文綱目變文而書殺者，非為沂王諱也。蓋沂王雖惡，中國之胄，不予夷

狄之誅，中國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此類是也。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櫻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



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
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
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
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
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
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
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願
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願
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
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學韓忠獻以至
公無我為先報復恩
讐為戒願浩不能用

廣義願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
從便去乃知其姦非忠也今其請復

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
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其心則非也辛炳
常同之論是亦因人而
廢其言也無乃不可乎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瓌岳
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
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
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
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
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為荆湖制置
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

六郡○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兀朮陷和尚原

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侂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亦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發明

不曰金遣使來而曰偕金使來則非虜人自來而侂胄強其來之意可見

矣高宗即位遣使既多拘留亦衆而金未嘗遣使報聘則其取侮夷狄不亦辱乎宋之爲謀者不過欲得二帝他無足較於呼母妻之族中原之地安可置之度外耶然其謀蓋淺陋矣故直書曰偕金使來所以不予其自來也人主視此其可不自強而立國哉

廣義

大抵和議者即春秋曰平曰成之謂也然欲和者顧其勢之所在何如耳

金人雖陰縱檜還以和議爲約然虜情狡黠使其勢強而宋實可圖雖百檜主和必不肯已南寇之師今其使來而議與檜合者蓋以知夫張韓劉岳吳玠之忠勇綱紀粗立法度稍振大非渡江之日而宋之不

甲寅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韓肖胄罷

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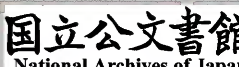
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于

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

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术
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
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
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
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
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
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
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
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
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
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
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
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
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

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
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
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
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
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
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
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
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
之是役也兀术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
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
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
妄動矣



發明

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履行陣摧鋒破敵則蜀事去

矣宜乎綱目書之以予之也

廣義

兀术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劉之於前吳玠扼

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术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

下明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

大屬張俊○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

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

似盧法原亦未赴閩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

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

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

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

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任似

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

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發明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書言舜

伐有苗之詞也張浚忠勤憂國終始不渝

既召還朝罷其都督已為失策降黜于外

不亦甚乎。蓋一勝一敗，兵家之常。豈因小
 衄而遂加疑貳耶？古之命將者，必曰：閫以
 內，將軍主之；閫以外，寡人主之。而委任之
 專，終能成事。夫何浚至臨安而為鄙夫，辛
 炳等所劾，不明臧否，擯棄南閩，於戲如浚
 之忠君勤國，碩德重望者，幾何人哉？朝廷
 不察是非，即為罷職。是則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詎不降之，以咎歟？高宗
 值多故之秋，反棄正士，其亦無能為焉耳。
 其亦不足責焉耳。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廣義

觀夫張浚治兵興元，出行關陝，至秦
 州，復鄜州，守興州，保閩州，任吳玠大

敗金人，其以興復之事，獨任諸已，而中興
 之功，不為不多矣。今也以謔見斥，則知高
 宗不能復父兄之讐者，皆其自取而非由乎人也。

夏四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兵敗降金。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至是，慕洵
 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

發明

或稱關師古之降，乃不得已。觀其拔
 金寨數十，金人大衄，力不能勝，脫身

降金，是誠不得已也。雖然，智者不以盛衰
 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王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師古前既舉兵復
 熙鞏，此復受命守熙河，縱使虜兵來攻，力
 不能勝，死之可也。脫身降金，何義之有？彼
 既降金，則是臣子於金敵國於宋，背君歸

虜忘義事讐其罪可勝誅哉然何以不書
叛降蓋既降則足以見其不殺之罪奚必
書叛而後見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法所
不原苟以不得已而恕師古則三綱淪而
九法斁亂臣賊子將接迹於天下
矣所以示誅亂討逆之大權也吁

徐俯罷

與趙鼎議
不合故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
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

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
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
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
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
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
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
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冲祖禹之子
也

發明 重脩實錄予之也神宗信任安石變
更祖法姦黨相繼遺禍益慘哲宗之
初太后臨朝復相司馬光諸賢悉革新法
一遵舊制是乃撥亂反正之義也宣仁既
崩哲宗親政召用姦邪仍變成法其修神
宗之實錄者大抵是新法闢正言而已哲

宋既崩，徽宗嗣位，貶黜儉人，天下望其治平，奈何蔡京等用事，而陳紹述之說，崇寧紀元，而朝政愈紊矣。今日貶黨人，明日禁黨人，正論湮微，邪說暴橫，哲宗實錄甫脩，是非之論顛倒，豈不深可惜哉。高宗感隆祐太后之言，命范冲重脩實錄，由是二史得其正，曲直得其真，而天地神人之憤為之大洩矣。故特書于冊，以深予之。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

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

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爽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淮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地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發明

上書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下書以飛復襄陽等六郡則其料敵之機速而討賊之義勤矣苟或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容浮言搖奪則安患讐耻之不雪哉直書曰復深予之也

廣義

抑觀武穆之將畧其即趙充國諸葛孔明之儔也雖然充國諸葛破敵成功皆不能如武穆之易焉武穆於是年五月受荆南制置使拜命即往遂復襄陽觀其奏凱之言鑿鑿可行噫以武穆之精忠而加以智勇過人則金虜雖強不足平矣然而卒死姦賊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祚宋也惜哉

續編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

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

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廣義

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譬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

續編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四六

自牖之說也

鼎其賢哉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童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

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于鼎江師敗比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奎戰沒官軍死者甚眾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時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矧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廣義

大抵為臣莫重於為相為相莫急於薦賢今勝非於賢媚嫉之不暇况薦

乎哉分注載其保護苗劉之變固為功矣然以紓君之難言之則凡有忠義者皆能也豈相業之獨擅哉大學絜矩大臣勝非有所愧焉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柔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覲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劉豫叛君事虜其罪已甚然又率夷狄以戕中國驅禽獸

以攻父母則其罪逆為尤甚者故書入寇所以正逆賊之名存夷夏之分也此法行然後首足各得其所冠履各適其宜而無倒置失倫之患矣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按春秋傳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者曰以今豫以逆道自處必能自知其

非義久矣故不敢自為盜賊而誘戎狄為盜賊以逆犯順曾有一毫道理之可言哉故綱目書以書寇者惡豫之極也其誅亂賊之法律嚴矣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

揚州

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

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舉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廣義

昔人有言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採向使張浚不奉祀福州則逆豫之心未必敢萌而金師亦未必敢渡淮也然高宗於國難少紓之日即斥逐忠良於事

起倉猝之時乃追召賢佐高宗其未脫乃父若兄之故習歟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收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發明

自虜寇再至藉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

伐木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甫進伏軍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於胷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也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之耳

廣義

是捷也足以贖江中之敗中興武功第一論者當矣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

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

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
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
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
有先見也

發明

建炎以來中國微弱江沱宴安東奔
西走迄無寧歲而華夏之氣大沮矣
高宗此舉差強人意宣九伐之雄威奮六
師之勝氣鸞輿臨江士氣百倍蓋由趙鼎
之為相也在真宗朝則有寇準在高宗朝
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
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春秋紀兵
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次于平江予之也

此皆綱目
之特筆也

廣義

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
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
彼蔡功之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
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
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不能決
自將之謀噫是役也秦檜不去則難乎其
有成矣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
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發明 劉豫叛主事讐稱兵犯順誠王法之所不赦也宋以金故稱為大齊則屈辱亦已甚矣今而始以豫之罪逆暴于六師然後逆順之分定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臨

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岳飛此舉深合乎義矣故特善而書之所以表其

忠君徇國
之一念也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
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
侍御史魏珣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
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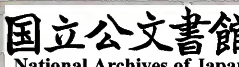
金兵自淮引還

捷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
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
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
樞密在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

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
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
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
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
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
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
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
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
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
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
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
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
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

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脩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二大帥屯眾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

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



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
 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
 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
 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
 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
 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廡曲謹似可無過忽有
 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
 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
 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
 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
 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
 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
 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
 不敢南渡潛帥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

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
 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
 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
 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
 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
 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
 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
 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
 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
 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
 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太業此最上策
 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
 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
 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

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噐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夫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

帝賜詔褒諭

廣義

嗟夫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二公何修

何為而致爾耶蓋其忠誠勲業聞於外夷者有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夫何擇善不精遂使臧否混淆中無定見况夫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廟算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夫金師方退即為自足何其噐小而易盈耶噫德遠人望不異於子儀而成功之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乙卯

五年 金熙宗直仍稱

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夷狄之禍至是八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自是以後而金虜復擾憑陵中國盜賊橫行宋室幾滅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紹興之終始天道不誣矣

○召張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果乞買卒兄之孫璽立

初粘沒喝兀木等會朝上京以諳班勃極烈之位又虛請立太祖之孫合剌金主不得已

許之合剌即璽也至是金主卒璽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為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東曰康宗妣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發明 嘗觀契丹女真均為夷狄皆有國號然契丹自初見綱目以至亡國其君則斥名其卒則書死未嘗進之也女真自阿骨打之興厥後卒亦書死今吳乞買二世而遂書主書卒待以僭國之例夫乃失華戎之辨乎曰阿骨打斥名而書死者初

起沙漠叛遼跋扈若遽使之齒中國則首足倒置冠履失所故君子斥而外之名而狄之耳吳乞買離其本俗滅遼崛起盜有疆宇捨禮義而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而例少僭國處之非若契丹率腥膻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憑陵諸夏屠宰生靈之比烏可以此方彼哉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禹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樞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

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爾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

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中原未復二帝未還耻未雪內脩未固正憂勤惕厲不遑

寧處之時也作太廟于臨安是將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於中原豈師行載主之義乎當時臺諫諸臣相繼進言帝皆不聽何哉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而耳目心志之所及者

能幾何此高宗所以無撥亂反正之才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閏月胡松年罷○置總制司

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折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三月張浚視師潭州

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廣義

昔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書高宗此舉是亦成王

之仁也壽之吁冊其美可知

○上皇卒于金

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重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

系系目卷之三
高宗紹興五年
百六
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于遠
稔過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
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
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發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自宋室中葉王政
不綱天下不知有宋久矣然宋室雖微中
國也金國雖大夷狄也不幸中國衰微夷
狄暴橫二帝不競服為臣虜此固失尊卑
之道亡貴賤之位萬世之耻也然則書上
皇所以嚴華夷之分立內外之防也其不
曰崩而曰卒者失天下之詞也是故諸侯
失國弑不書弑帝失天下崩不書崩欲使

有天下國家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無危殆之行也其義亦深切而著

明矣

廣義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夫
以仁義而創業于前者後亦難乎其
繼也况匪仁匪義者耶孔子曰父作之子
述之蓋言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可謂
以仁義作于前者矣故武王得以受此不
基而述之于後自武而降綿綿瓜瓞延祚
八百如律既絕而復張灰既死而復然者
有矣未聞受辱如徽欽者也後世惟司馬
氏篡奪魏人之國其不仁之慘極矣厥後
懷愍之禍南宮氏謂其足以報齊王芳奪

璽之念與夫高貴鄉公墮車之痛斯言得之矣作史君子但以失國歸罪徽宗而不言其所自亦非探本之論也夫宋之太祖愛第一念之仁天實鑒之其或留賢以佐輔或炙艾以分痛或目其為太平天子其友愛太宗之心一何至哉夫何太宗當兄大漸之時燭影搖紅心田變黑何其不仁之甚耶况太祖之后嫂也何以待之太祖之子姪也何以死之夫既篡奪其兄之位又凌其兄之后若子天不報之可乎若徽欽係太祖之後是老旻與於不仁者也嗚呼太宗以不仁報其兄天亦以不仁報太宗一施之報理之當也何足怪哉曰然則何以不書其崩而書曰卒蓋書卒者待以亡國之君賤之也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
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
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
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
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
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
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
犯者

發明

楊時受道程氏得其正宗事君以正
屹不可犯誠當代之賢人也迨至奉
祠致政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為事而
進退之機庶乎無所愧矣故綱目卒而具

官以予
之也

廣義

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
儒於左右以資啓沃則其德業必不
止此今也渡江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
棄之間散之地於汪黃儉邪小人則置諸
宰輔之尊是誠舍蘇合而取蜣轉也不亦
陋哉嗚呼龜山不得遇夫商之高宗而遇
夫宋之高宗其亦命也夫

五月遣忠訓郎何鮮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東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
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

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閔，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蘄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

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蘄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發明

嗚呼高宗誠忘讐事虜者矣。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今而父母陷於虜庭而降封公爵，則是尊親之義為有虧。父母處於窮荒而音問久踈，則是養親之道為有歉。尊養既亡，安得為孝？高宗不能斷以大義而徒遣使接踵，父死不知，甘於屈辱，故曰：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胡寅毅然上疏，詞意激烈，高宗何故甘於自欺而不知所鑒戒哉？遂使忠臣義士相視愕怡，而高宗諉為固然，恬無惻隱，抑何飾非拒諫之若是哉！故書羅

胡寅於使金之下
其義蓋可見耳

廣義

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今於
胡寅之疏而反譏之可謂自相矛盾

矣孔子曰一言而可
以喪邦蓋以此耳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

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
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仲兼翊善起居
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
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

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
乎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瑛

廣義

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
其克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

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
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
此故以為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
注為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
注也自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
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
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
也天豈爽其報于太祖乎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
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木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壯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

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璠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賊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

續編目錄卷之三
宋高宗紀身五
一之二
三

說全珠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繫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木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為識云

發明

觀飛之神謀聖算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水寇是知兵

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內難既戡湖湘肅清其功為何如哉書以予之宜也

廣義

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况忠孝素根于心故

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

穆為首稱

秋七月孟庾罷○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潤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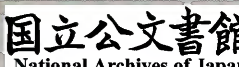
斯時也，正君臣相遇之時，使高宗與浚始終不渝此志，則何讐不可復，何耻不可雪，何功不可成。然而未幾，浚即薦膺用事，可謂自伐其本而求其枝葉之茂者，萬無一是理也。

十二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闢二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廣義

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龔勝之絕王莽者焉。非得道卓然有立者，安能若是哉。此則因范冲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之若是邪。噫，冲之此舉，一則不昧和靖之賢，二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而兩得矣。若冲者，其賢乎哉。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其忠也

廣義

分注云張浚薦其忠也噫張浚之起趙鼎薦之也李綱之起張浚薦之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

發明

春秋之法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金虜近在王畿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金又遣兵以擊蒙古其曰伐漸進之詞焉故特書于冊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與春秋所書楚伐陸渾之戎同意君子宜細觀之

丙辰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春二月以打彥質簽書樞密院

事○韓世忠圍淮陽金元朮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轉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

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元
 術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
 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
 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
 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
 而歸者以萬計

發明

世忠以孤軍渡淮進圍淮陽畧無一
 毫畏避留難之意觀其復讐之志攘
 狄之心未嘗一刻而忘於念慮也詎肯苟
 安一隅而已哉使張俊奮然向義提兵速
 援併力破虜則世忠必不抑鬱而空還也
 綱目特書于冊者以見始則喜之終則惜
 之耳

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

眙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
 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
 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
 設樂大宴俾婦人粒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
 集流散通商惠工
 山陽遂為重鎮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

副使

飛以母喪扶櫬還廬
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發明

是時金革彌興宜行變禮况飛累表
乞終制朝廷不許則非奪人之喪自
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例
觀之則知綱目書法之深意矣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

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
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

素志也

地震求直言○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

商州經理商號○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
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
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
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
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
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
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

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發明

書以陳公輔為左司諫而分注備載其所進之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可見

矣表而出之宜也

廣義

王安石萬世之罪人也自其作備於神宗之朝故後來凡有懷奸挾詐誤國欺君者莫不悉踵其轍其在徽宗時特甚焉耳故時人語曰大蔡小蔡破壞天下

大傳小傳殃及子孫是知汴宋之亡亡於王安石也雖然安石之惡何始乎始乎王且天書之偽也然王曰乏偽非其本心也真宗賄誘之也然則神宗之寵信安石豈非真宗有以教之歟真宗妄誕不君又太宗一念不仁有以致之也故曾公亮有言上與介甫如一人豈非天乎假令非天則天津之鶴聲不急也嗚呼人君創業一念不仁其流毒有如此者後之取天下者烏可不應天順人以為仁義之舉哉故此適足以污青史無益也臣慮公輔推本之論故又推其意以及于無窮也若曰穿鑿惡何敢

劉光世復壽春。○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以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道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縮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作備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以母喪亦去。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昶副之並參決尚書省

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發明

剛道浸長群疑已亡衆正有彈冠之
慶小人有孤睽之勢斯時也高臺忽
傾曲池忽平若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
衰微之際揚于王庭發衆聽也君子夫夫
屬剛志也獲狐于田示無縱也射隼于墉
示必誅也前書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至
是而復為留守何前日惡之之深而今日
喜之之切耶自是漸進用事和議成而
功沮矣高宗何為而不鑒前事
之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見矣

廣義

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其上六則
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周公繫爻象
之辭以為小人為禍至慘合當防微杜漸
不可使長故於初六有履霜之戒不然則

其禍不至於上六不已也若秦檜者好陰
小人之魁包藏禍心不露形跡至高宗詰
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奸也於是榜其罪
于朝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朝
堂之榜浚豈不見秦檜之奸浚豈不知况
主和議者檜之奸和議者浚之素志
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
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
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
也榜墨未乾若信遂失自古國之所以為
國者賴信義以扶持之也故曰賞罰必信
孔子曰民無信不立且閭閻賤品一或不
踐其言尚蒙失信之責况高宗為萬乘之
主當國步艱難之秋曾謂信義而可失乎

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
知高宗張浚殺之也使高宗張浚能守信
義則秦檜終不起武穆終不死祖宗舊物
必可復父兄之耻必可雪惟其不然故卒
犯聖人初六之戒而馴致上六之禍君子
讞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
庶乎得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臯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
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
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
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

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晷董先下朔州盧氏縣獲糧十
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
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
中原不許於尋召貴等引還鄂州

發明

是時非敢豫衆人人自奮正進取之
畏縮而不之許乎然以岳飛之請不遂則
知恢復之議難成高宗之意不許則知恢

復之機有失。嗚呼！值進取之時，為自沮之計，其無意於中原，可見矣。豈有忘國大讐，甘于退避者，尚可以謂之有為哉？綱目直書之于冊，蓋所以深惜之耳。

廣義

于時高宗一得武穆之捷奏，便當連督諸將為援，則劉豫必俘，中原必復。今而有將如此而不得遂其志，則高宗之怯懦可知矣。故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徒與君子萬古之惜。曰：綱目何以書劉豫之軍？曰：衆曰：古者天子六師，侯國三師。今於劉豫之軍而書曰：衆而不曰師者，明其聚衆為寇盜，而非天子諸侯之師也。此綱目正名定分之大義也。學者知之。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揚沂中等大敗猷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猷率東路兵，由紫荊山

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揚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入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

以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

兵二千進禦與猓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猓
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
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猓據山列陣
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
五十突入其軍猓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
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
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
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猓以
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
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
眾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猓敗亦拔些去沂
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
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
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廣義

劉豫之魄喪于藕塘矣向使聽高宗
令張俊劉光世楊沂中等還保江上
而非張浚力主保淮南之謀則賊勢愈熾
必不能致此捷也雖然師直為壯劉豫以
逆犯順必其外雖眾而中必餒自然之勢
也嗚呼世有不度德量力而欲悻然以取
勝者適足以自
敗也果何益哉

西遼耶律大石死

大石死子列幼遺命其后
蕭氏稱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發明

石前既稱帝此不書者不予其為
帝也卒而書死外而貶之也綱目所

謹者華戎之辨故其書法若此其旨嚴矣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數益人于淮

陽○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叅議軍事呂頤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社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社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

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

廣義

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畧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

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
 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
 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
 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况浚與
 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社以
 順為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藺賈寇之
 事乎于時即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
 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讐
 還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
 功盛烈勒諸鼎銘雖衣叔召虎不足多讓
 而顧不偉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
 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况光世
 驕惰不恤國事一曾置酒高會不虞敵至
 而遁走南康嘗被易鎮矣鼎豈不知邪事
 相非人尚可罷之况一鎮之將乎鼎等之
 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
 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陳公輔乞禁程

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
 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
 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
 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
 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
 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

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願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發明

凡良法美政見諸行事則復而不從。簡賢棄禮縱欲敗度之事則受命如響。

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蓋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是乃先正之確論而公輔反稱狂言誑語。何其悖罔之極乎。嗚呼。當時禁學。程氏專以孔孟為師。抑不知孔孟之道。程氏之學果有異同否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然而程氏之學道統攸

繫百世以後。推尊正宗。他日朱子亦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豈為鄙夫所毀而遂廢之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大抵聖賢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後世者。理勢然也。高宗但知尊孔孟

而不知尊伊川。非理勢乎。正使孔孟在當時亦不見尊於高宗也。夫何怪哉。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孔子嘗見害于匡人。見譏于桀溺。見毀于武叔。見無禮于子路。之初贄其間。口是心非者不少。然於孔子也。何損。孟子學孔子者也。歷聘於諸侯之國。毀譽于愛憎之口。亦何異於孔子哉。是其道皆不得行於當時者。然也。伊川

學孔孟者也。高宗之於伊川，非不欲以孔孟之徒待之，但無擇善固執之功，所以以邪為正，以正為邪，適為君德之累。公輔能禁伊川之學於當時，其能禁于萬世乎？公輔前詆安石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當所禁，而正者豈所當禁者耶？噫！公輔欲禁伊川之學，臣知非其本心也。譬則聾者之於大韶，瞽者之於子都，也公輔豈可以春秋之法責備哉？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其尊之也至矣。大易既濟之六二有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臣敢以為伊川頌。

丁巳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張浚

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以張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何薜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薜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

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
 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
 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
 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
 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
 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
 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
 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
 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
 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
 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
 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
 望猶率群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
 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

時行家人禮
 於內庭從之

發明

直書始聞譏之也高宗父母久陷窮
 荒而徒苟淹歲月弗克往救今而繼
 崩漠然無識苟非何辭之還則曷從而知
 之乎曩者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之囑可謂
 託諸空言矣於戲高宗之於父母生既不
 能養疾既不能藥死既不能葬顧乃發哀
 成服飾以虛禮孝安在耶語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高宗於此三禮
 皆不能行則何以繼體承祧君臨天下哉
 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也

廣義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
 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

日致喪三年抑
末也惡何取

以秦檜為樞密使○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紱
所造也

二月朔日食○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
河南之地土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
歸

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

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

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
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
林學士朱震之請
遙尊為皇太后

發明 甚矣高宗之愚惑也父母繼殂梓宮
未返正聞樂不樂食不肯甘之時夫

何不思報復之圖遽加遙尊之禮高宗既
汲汲尊崇所生之母曷思所以致而養之
今但隆以虛禮飾以虛詞謂之何哉原高
宗之心惟耽衽席之樂竟忘父母之恩以

為父母既亡歸之何益吁莫厚於父母而
忽不之顧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故
直書譏之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
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
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
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
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
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社不可用也浚不
從

廣義

南渡中興之將世稱張韓劉岳然考
光世顛末乃過不掩功者也列于諸

將豈定
論乎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

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
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
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

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鄆、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

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發明

直言固可為用，而惡直言者忌之。佞言本無所益，而好佞言者悅之。是時

飛謀大舉，見忌秦檜，而以其兵詣浚。飛因直言無隱，見忤張浚，而乃步歸廬山。噫，檜之姦邪固無足責，浚亦忌飛，謂之何哉？蓋由飛性忠直，畧無避諱，故浚從而惡之耳。雖然，君子和而不同，安肯同而不和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檜以扼武穆之志焉。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

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此綱目書法之謹嚴矣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罷罷願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願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皆

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明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照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文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未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發明

楊氏曰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

於朝恩輔國殘破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異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信矣讒之不可不去也陳公輔因毀程氏之學胡安國力詆公輔之非而周祕石公揆等曲為辨說反論安國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一君子薦聽之為不足二小人毀信之為有餘高宗誠所謂易惑而難曉焉耳綱目書召胡安國所以致其喜之之意書未至而罷所以致其惜之意也

廣義

安國以張浚薦道幾行矣夫何見沮於群小朝奏疏而暮承貶其惜也可

勝言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言其行其止固由於人而其所以行所以止則非人之所能也天也然則安國之道不行豈人之所能為哉嗚呼高宗見道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

六月沈與求卒

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年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

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廣義

高宗向嘗失信而用秦檜今又失信而棄武穆夫失信固不可也用小人

棄君子尤不可也書曰一人三失諸葛武侯曰近小人遠君子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其高宗之謂乎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粘沒喝以憂

死

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眾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

發明

尚書左丞厥職匪卑賄賂公行厥罪匪小慶裔以賊敗而死罪之宜也故

書金誅者見一國之人誅之也然何以不去其官書官正所以見其罪也金之臣如

韓萬不婁室皆以卒書粘沒喝亦與二人同功曷為以死書原情定罪貶而絕之也粘沒喝素善慶裔臨刑而有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之語則其欲反之意可見故亦不能無罪耳所以書憂死者見其因誅慶裔而憂以致死也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也

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召淮西副統制

鄺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呂社殺之

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社還朝德瓊列狀交訴

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社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社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天怒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名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權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

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手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玠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

州為淮浙援

發明

酈瓊與王德構隙積不能平其矛盾之情已久特以朝廷處置之失宜耳

迨夫呂社設謀機事不密而反為逆豎之所害惜哉是以酈瓊悖逆不能無激變之非呂社謀事不能無乖刺之失故於瓊則書叛降以著其罪於社則書執殺以致其譏不然則社死於國難必以全節之例予之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不可以作史之常法視之也

廣義

唐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社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

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社致之也呂社之死酈瓊之叛又張浚不聽武穆之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瀆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鄴瓊叛出社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廣義

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旣鼎今則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嗚呼以浚之作人而其一得一失尚如此然則觀人者信乎其難矣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廣義

前載張浚薦趙鼎繼書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足以

見高宗聽言之美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

系系目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
三十一

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且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禹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未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發明

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美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

周公要之皆不及漢昭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高宗始焉任張浚不為不專焉疑張浚不為不甚皆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為言者所攻噫唐憲欲平淮蔡專任裴度諛言不入卒成收功然則高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

廣義

向使浚聽武穆之言則鄺瓊不叛呂

惟其以頃刻不平之私遽為武穆公道之言後雖自悔其何能及是以助人之忌起君之怒而幾陷大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傳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碎則為天下僂矣可不戒哉

閏月以尹焯為崇政殿說書

初焯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至涪親遣焯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焯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焯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焯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命為祕書郎兼說書

書

綱目載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在涪也則用夫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夫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无咎蓋言時止時止故无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蹇

來譽蓋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進是有所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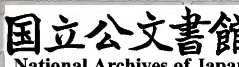
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

收復中原不報

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术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

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
同誅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
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置曰
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
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
聽節制而以束拔為左都監屯太原撻不也
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
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
懶兀术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
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
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
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
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
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

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
仍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宣
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
敲殺貌似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
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
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
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
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
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
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
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
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徒臨潢岳飛
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
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



報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執者執其有罪之詞貶之也劉豫叛宋事金苟焉無耻

而以爲建立一邦傳嗣萬世迨茲八載仍復廢棄然則夷狄果可與之共功哉世忠岳飛志存恢復此乃機會耳安有中原故地而不聽則是自失機會耳安有中原故地而不思克復女真讐耻不思報償尚可謂之有人心者乎直書不報深譏之也

廣義

竒哉武穆之敗劉豫也不廢一鏃不遺一矢而所費用者不過蠟書之半

紙耳何其識之高而算之神耶彼兀朮劉豫特武穆掌中之玩物耳當兀朮發憤以責豫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武穆知之否乎若曰知之武穆必爲之絕倒耳雖然

武穆既敗劉豫則中原空矣于時即當連督諸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金虜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瓶罄壘耻是也夫何高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其不足與有爲而徒起君子不平之忿於千古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千金

發明

高宗不能奮義禮之勇以雪國讐而徒卑禮厚幣屈辱於金然則何益之有哉直書尋復遣

廣義

分注金人還梓宮及太后許歸河南地此捷懶之意非虜主之本心也况虜情狡詐其言必不能踐豈可輕信哉

